

結論

對於本身民族的認同，其實即是一種形而上的延續民族生命及凝聚共識的力量。族群建構於人們的認同，而「族群意識」是最基本的族群構成要素。¹身為一個族群中的一員，自然會產生歸屬感與認同價值，同樣的語言、宗教，乃至遵循某種社會規範，便可形成一個民族悠久文化特質。或許物質文化可以輕易地被改變或塑造，但一個民族在價值上所建立的認同卻是不易被摧毀的，甚至對於自身族群的堅定認同會轉化到對他族的排斥，因此每個人對自身的認同，是強化自我凝聚與傳承文化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台泰緬雲南籍穆斯林雖然是較晚加入台灣穆斯林社群中的成員，卻漸漸成為社群中的重要力量。該族群因為共同的祖源、宗教、風俗習慣、歷史記憶、生活經驗，乃至聚居形態的社群架構，凝聚了該群體的情感與向心力，並形成具有族群化特質的人群結構。而因為對於宗教信仰的堅持，雲南籍穆斯林重視對下一代的宗教教育，同時力行宗教功課與規範，在生活各層面體現伊斯蘭教的要求與精神。

如同杜磊對於早期來台之鹿港郭姓穆斯林後裔的研究，因為對伊斯蘭信仰的無知或者放棄，使得他們並沒有如同回族一樣的資格。²而就筆者的觀察與認知，伊斯蘭在台灣的發展與延續已面臨危機，穆斯林本身不應再區分彼此，族群意識或許會造成族群對立，但更該善用其積極面，對穆斯林而言，宗教認同往往大過民族認同，甚至自認為穆斯林就代表著一個族群，因此相互的團結，即是維繫宗教延續的首要課題。雲南籍穆斯林所呈現的現象同樣如此，儘管以同樣的祖籍、語言，或共同記憶建立起認同機制與社群結構，族群特有習慣與地方文化或許會

¹ 莊孔韶主編，《人類學通論》，頁 342。

² 明清時期，祖籍福建的郭姓穆斯林家族開始向台灣遷徙，居住於今日鹿港等地區，三百餘年來因與周圍漢人同化、與福建家鄉聯絡困難等原因，伊斯蘭信仰漸漸於郭姓人家生活中流失，雖從今日其特殊祭儀、當地清真寺遺跡等可以追溯其穆斯林身份，但實際生活面向已與一般漢人無異。杜磊以其為例，對照國民政府五族共和下的「回民」，以及中國大陸民族識別政策下的「回族」，其目的主要凸顯「回」這個族群的宗教屬性。參考：Dru C. Gladney, *Ethnic Identity in China*, pp.150-152.

滲入信仰生活中，使其對宗教的認同增加幾分族群性的色彩，這讓他們與非穆斯林的界線更為明顯，甚至與其他穆斯林也有差距。

然而穆斯林在何地都還是穆斯林，族群意識再強烈，對宗教的認同仍然在穆斯林心中佔有更大的比重，雲南籍穆斯林在台灣這些年來，族群邊界愈來愈模糊，若除去其伊斯蘭信仰，他們就像一般的外省人一般，由於戰亂或各種原因而遷徙來台，但因為其宗教信仰，讓他們的生活建立在伊斯蘭的規範中，更讓他們自成一格。從目前的情勢觀察，雲南籍穆斯林對宗教仍保有相當的堅持，但如同身處五花八門的城市生活中的少數民族，他們的文化與自我認同同樣有消散與解構的危機，在與時俱進、適應社會的同時，雲南籍穆斯林仍然必須堅持對下一代的教育，堅持信仰與宗教規範，一方面這是個嚴峻的考驗，另一方面也是歷史演進下必經的路程，必須勇敢地面對與克服。

總之，在筆者針對當今生活於台灣，自泰國或緬甸遷移來台的雲南籍穆斯林所進行的研究，從該族群在原鄉雲南的發展歷史，前進至移居泰國與緬甸，再遷徙來台的歷程及其中的各種面向；並鎖定其宗教生活、實踐與傳承的種種樣貌，牽引出該族群認同心理的構成與漸漸形成的我群意識與族群邊界。而最終論及該族群與台灣其他穆斯林以及台灣當地環境接觸與交往中，所出現的適應過程和認同心理的游移與在地化轉變。

筆者在整體論述中綜合過往文獻的敘述與自身田野實證的結果，以層次性的架構鋪陳雲南籍穆斯林種種外顯的文化特徵，以及深層的心理內涵。當然在本次的研究中仍有許多欠缺的地方，在族群認同，以及族群文化的發展與延續也還有更多的切入點可供研究。本次對於在台泰緬雲南籍穆斯林相關議題的探討，在伊斯蘭與穆斯林族群研究領域中仍是研究者較少接觸的區塊，然而就其在當前台灣的生存與發展態勢，以及過去該族群的生成、遷徙、族群化過程，與在信仰生活中的各種面向，在在都是學術研究者值得深入探究；以及穆斯林族群自身需要關注與思考的重要議題。